

詹姆斯·多宾斯、加布里埃·塔里尼、阿里·温尼

美国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

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与拯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接过全球领导者的权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互不侵犯、开放、非歧视贸易原则的全球新秩序。建立这一新国际秩序的早期标志性事件是进行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曾将这一计划称为“史上最明智的利己主义行为”。美国领导人并未将此计划当作一项慈善活动。他们认为，建立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

即使在朝鲜战争中付出惨痛代价，最终陷入战争困境，甚至在越南战争中伤亡严重，一败涂地，美国仍愿意承担领导世界的重任。这一企图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后，而冷战政策正是美国在全球采取一系列激进主义做法的原生动力。但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各国对美国这一战略的支持减弱，同时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也在慢慢衰退，甚至连发挥全球领导力的意愿也没有之前那样强烈。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成就急剧下降。这一代美国人所处的时代特征为外交政策的倒退多于其政策上的进步。

在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期间，观察人士普遍意识到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而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期间，这种意识变得更加尖锐、党派色彩更加浓厚。“美国曾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到 2008 年金融危机这 17 年间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但这一局势将一去不复返”，英国记者吉迪恩·拉赫曼 (Gideon Rachman) 在 2011 年写道。第二年，查尔斯·库普坎 (Charles Kupchan) 写道，“在 21 世纪，美国仍将是世界上维持平衡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它必须认识到西方主导力量的衰落，同时要逐渐适应并非由其主导的世界格局。”2016 年 6 月，亚伦·戴维·米勒 (Aaron David Miller) 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 (Richard Sokolsky) 曾写道，“如果说美国过去 25 年的外交政策证明了什么，那就是美国在残酷而又捉摸不定的世界中追求转型变革的能力有限。”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影响力正在下降，从各大新闻标题中可见一斑，例如《经济学人》中的“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有所下降”；《华盛顿邮报》中的“美国影响力下降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国际事件”，以及《纽约时报》中的“特朗普给美国衰落按下了快进键”。美国对 2019 新冠肺炎大流行反应迟缓、管理不善，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国际地位。“国际观察员现在所看到的是，”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写道，“这个标榜自己能领导世界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应对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方面表现得非常平庸。”美国在抗击这次全球危机方面缺乏领导作用，这也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他们各自在抗击艾滋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时均发挥突出作用。

在此视角中，我们试图衡量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程度、确定下降的原因并提出扭转这一趋势的方法建议。我们所说的美国国际影响力指的是美国在实现自己国家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产生影

响的能力。政策所导向的权力产生影响力，继而塑造行为。硬实力是奖励合作和惩罚不合作的能力；软实力具有提高信任度、增进感情和激发模仿行为的作用，因此有利于减少维护合作关系过程中出现摩擦。

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衡量美国国际影响力。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民意调查数据衡量外国公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第二种则是叙述美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两种方法均表明，美国过去 20 年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然后，我们通过历届政府的政策选择、美国社会的变化和全球环境的变化对这一影响力的下降做出可能的合理解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结论中针对美国如何恢复其日渐衰落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建议。

全球关注度下降

“20 世纪 20 年代伊始，几乎所有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中的相关人员都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而且在那位似乎热衷于攻击美国盟友和敌人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的影响力正处于快速衰退中”，鲁奇尔·夏尔马 (Ruchir Sharma) 写道。他以美国经济持续强劲为由驳斥了这种衰落论。他指出，美国在全球经济实力中所占的份额 (25%) 在四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在此期间，欧盟从 35% 下降到 21%。日本从 10% 下降到 6%，俄罗斯从 3% 下降到 2%。与此同时，中国在此期间的份额从 2% 增加到 16%。所以，事实是，在中国走向崛起的同时其他大国却正面临衰落的局势，但美国不在其中。”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力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被视为有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若一个国家被认为国力衰退，那么想要实现其目标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正如夏尔马所说，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主要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进行计算。根据这些衡量标准，美国近几十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并没有明显下降。美国的军费支出仍

高于其所有可能的对手的军费总和。在过去 4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引领着世界发达经济体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的私营部门仍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力还在日益增强。这些领域包括软件 and 信息技术（例如，硅谷、微软）、金融服务（例如，纽约金融市场、美国全球银行）、石油和天然气（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电影和计算机游戏（均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医学研究和高端治疗（吸引了众多世界领导者）、商用飞机（波音）、计算机芯片、制药、航空电子设备、卫星、顶尖大学，甚至智库。然而，并非所有的私营部门的影响力都可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虽然美国反映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硬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未见减弱，但它的软实力，即它保持信任、激发情感和激励他国效仿的能力却有明显下降。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进行了多次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外国民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显著下降，其中不乏一些华盛顿一直以来期待能够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国家民众。表 1 和表 2 显示了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所开展的公众民意调查结果。表 1 记录了所选公众中对美国持好感的公民所占百分比。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在布什执政期间急剧下降，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有所改善，但在那之后又再次下降。

表 2 显示了对美国总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充满信心的公众所占百分比。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对美国总统的信心在布什执政期间下降，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有所回升，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再次下降。

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相比，美国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图 1 显示，2017 年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比起中国或俄罗斯，美国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更大。2013 年，在 23 个国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

将美国视为对他们国家的主要威胁。2017 年，这一数字大幅跃升至 38%，2018 年又升至 45%。

另外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进行的民调显示，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感下降会一直持续到 2020 年。对于华盛顿和北京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人的意见几乎各占一半，37% 的人选择美国，36% 的人选择中国。即使与 2019 年 9 月进行的同类调查相比，这也是一个重大转变，在上一次的民调中，选择美国的德国人比选择中国的高出 26%。在我们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我们询问了法国人哪些国家最有能力应对未来几十年的挑战。仅 3% 的人选择了美国。36% 的意大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集中精力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 30% 的意大利人则认为应选择美国。只有 28% 的英国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负责的行动，这一比例在过去五个月里下降了 13%。

外交政策成就减少

在根据政策目标进行部署时，国力就会转化为影响力。为了衡量美国影响力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我们考察了美国自二战后崛起发展为全球大国以来其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我们的外交政策成就纳入标准是指普遍认为可对建立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做出持久贡献的一系列美国行动：塑造全球规范，建立国际机构，遏制侵略，减少核冲突风险，激发全球舆论和促进广泛的经济增长。这些成就载于表 3 中，并在附录中作出进一步详细说明。为了进行说明，我们也纳入了美国的一些重大失败，在当时看来能产生影响但几乎没有长久影响力的计划，以及具有潜在影响但自此遭摒弃的成就。

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各有 11 项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就，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共有 8 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共有 6 项，卡特总

表 1

选定公众中对美国持好感的公民所占的百分比

在表 1 和表 2 中，我们用绿色方框表示相比较早期调查的积极变化，用红色方框表示相比较早期调查的消极变化。

国家/地区	1999/2000	2007	2015	2019	总体变化 1999-2019
德国	78	30	50	39	-39
英国	83	51	65	48	-35
意大利	76	53	83	62	-14
法国	62	39	73	48	-14
波兰	66	61	74	79	+13
俄罗斯	37	41	15	29	-8
土耳其	52	9	29	20	-32
日本	77	61	68	68	-9
韩国	58	58	84	77	+19
印度尼西亚	75	29	62	42	-33
加拿大	71	55	68	51	-20
墨西哥	68	56	66	36	-32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指标数据库，《对美国的看法》(Op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网页，未注明日期的 c：皮尤研究中心，“2002 年的世界看法”(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网页，2002 年 12 月。

注：本表所列的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多数主要条约盟国，它们的选择依据是 1999/2000 年数据是否可以用来显示 20 世纪的趋势。我们选择了 2007 年和 2015 年，因为这两个年份分别代表了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低谷和高峰，选择 2019 年是因为这个年份代表了特朗普政府最近一年的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关于美国支持度问题的完整措辞如下：“请指出您对美国的看法是非常赞成、一定程度上赞成、一定程度上不赞成，还是非常不赞成。”在表 1 中，赞成合并了“非常赞成”和“一定程度上赞成”这两种回答。皮尤于 2002 年开始向全球公众询问该问题。为了获取 1999/2000 年的数据，皮尤使用了美国国务院研究办公室提供的调查数据（加拿大趋势数据通过 Environics 获得）。我们还将这些数据包含在第一列中。

统有 6 项，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第 41 届）各有 7 项，克林顿总统有 8 项。相比之下，本世纪的历届总统布什（第 43 任）、奥巴马和特朗普共只有 5 项这样的成就。由此可知，从 1945 年到 2000 年，平均每年产生一项主要成就。从 2001 年开始，该比率下降到大约每四年出现一项。

根据人们对重大的定义不同，本列表可以扩展或缩小，但结果很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不足为奇的是，美国的成就在二战后早期达到顶峰，即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所称的“创造”时期。冷战结束后，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George H. W. Bush) 所说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这一数字再次攀升。美国才得以继续取得积极的外交成就，这两次高点之间仅

表 2
相信美国总统行事正确的公众百分比

国家/地区	4 月 - 5 月 2003	2008	2016	2019	总体变化 2003-2019
德国	33	14	86	13	-20
英国	51	16	79	32	-29
法国	20	13	84	20	0
西班牙	26	8	75	21	-5
澳大利亚	59	23	84	35	-24
阿根廷	50	16	43	41	-9
肯尼亚	94	87	84	60	-34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指标数据库，“对美国总统的信心” (Confidence in the U.S. President)，网页，未标注日期的 b；皮尤研究中心，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看法（背线数据）(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Topline Data))，华盛顿，2003 年 6 月，第 T-154 页。

注：皮尤于 2001 年 8 月首次进行了这项调查，但当时只对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公众进行了调查。2003 年，对西欧意外的国家/地区进行了调查以提供基线数据。2008 年是布什总统的最低点。就这个问题而言，2009 年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高峰，但我们将 2016 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第二个高峰）纳入进来主要是为了获取奥巴马执政后期的成果。2019 表示从特朗普政府获得的最近一年的数据。由于皮尤并不是每年都对每个国家的公众进行调查，因此，我们选择了在所有四年的调查（2003 年、2008 年、2016 年和 2019 年）中都接受过调查的国家。关于对美国总统信心问题的完整措辞如下：“现在我要读一些政治领导者的名单。对于每一位领导者，请您指出您对他们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事情的信心有多大——很有信心、有些信心、不太有信心，或者完全没有信心。”在表 2 中，信心合并了“很有信心”和“有些信心”这两项回答。

有微小的差距。无论是朝鲜战争造成的僵局、水门事件，还是越南战争的失败，都没有显著减缓美国在全球推行具有建设性的激进主义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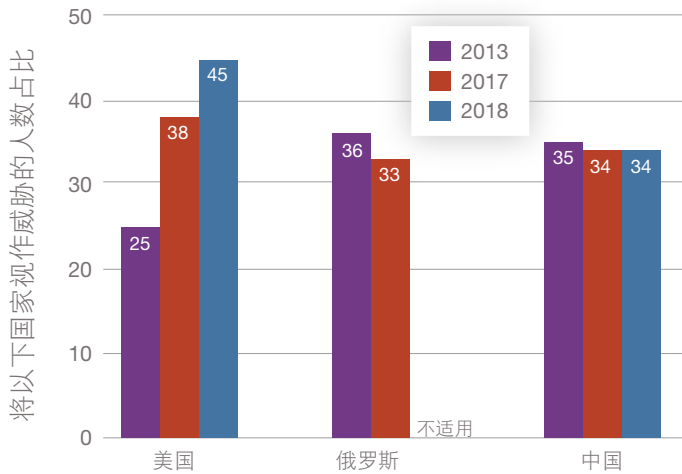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本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失利较多，成功较少。第 43 任总统布什深陷无休止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中难以抽身。奥巴马总统取得的潜在重大外交政策成就几乎被他的继任者全部推翻。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外交举措尚未取得成效。朝鲜可能会放弃核武器，伊朗可能会停止其攻击性行为，阿富汗的敌对者可能会实现持久和平，与中国的贸

易逆差可能会缩小，但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所有这些努力看起来都是徒劳的。

美国影响力为什么会下降？

美国影响力减弱的原因一直是大众评论的话题。观察人士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人开始关注美国社会的变化，有的人则将目光投向了美国政策的失误，相同的是，这两个群体都认为美国的衰落是自身造成的。还有

图 1
全球公众将美国视为比俄罗斯或中国更大的威胁



来源： Jacob Poushter and Christine Huang, *Climate Change Still Seen as the Top Global Threat, but Cyberattacks a Rising Concer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0, 2019.

些人把矛头指向国际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力的丧失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

问题在于自身因素

一种分析认为，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是国内分歧和公众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减少。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则认为，“虽然当权派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但似乎选民所支持的活动有限，两者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这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也发现，华盛顿的共识和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

政策的看法之间存在差距。理查德·方塔尼 (Richard Fontaine) 和哈里·克雷沙 (Harry Krejsa) 都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质疑美国参与海外事务和全球增长是否会促进他们自身的繁荣。一些学者认为，越来越不利的国内政治导致对外政策效果不佳。比如，肯尼斯·舒尔茨 (Kenneth Schultz) 认为，尽管美国的硬实力丝毫未受损害，但“党派的两级分化妨碍了美国有效利用这种实力”。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过度的两极分化正在削弱美国的实力，导致其无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地位。” 另一些学者认为，帝王式总统的权力扩张，不受国会和公众舆论约束，从而导致采取的众多国际行动缺乏周全考虑。

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

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被批评为过度依赖武力、目标不切实际和缺乏战略一致性。威廉·伯恩斯坦 (William Burns) 将 911 事件后的外交政策称为“武力和外交的颠倒”。莫妮卡·托夫特 (Monica Duffy Toft) 创造了“动态外交”一词，形容美国外交政策工具被削减为一只“单边锤子”。道格·班多 (Doug Bandow) 认为，“美国自 911 事件以来的表现完全适得其反。华盛顿推行的外交政策将会引发新的战争，导致更多无辜平民惨遭杀害，更多群体在战争中夷为平地，这势必会树立更多敌对势力，加剧激进主义并导致恐怖主义的传播。后坐力无处不在。” 另一些学者还指出，对强制性金融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由新美国安全中心组建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发现，美国采取激进的金融手段强迫他国与美国合作，这一冒险的做法正在引发强烈反弹。俄罗斯、中国甚至欧盟都在采取措施减少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例如通过发展替代支付渠道或不依赖美元进行国际交易的区域性货币交易集团。还有

表 3

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经久不衰的外交政策成就和失败

+ 持久的成就	/ 几乎没有长期影响
- 失败	■ 成就总计
+/- 最初获得成就，随后失败	■ 失败总计
-/+ 最初失败，随后获得成就	? 现在评估结果为时过早

哈里·S·杜鲁门 1945 - 1953

11/1		
1945 年 6 月	联合国成立	+
1945 年 12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立	+
1947 年 3 月	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军事援助	+
1947 年 5 月	承认以色列国	+
1947 年 6 月	马歇尔计划	+
1948 年 6 月	柏林空投	+
1949 年 4 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立	+
1949 年 5 月	西德建立	+
1949 年 10 月	失去中国	-
1950 年 6 月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	+/-
1950 年 6 月	台海中立化	+
1951 年 9 月	日本和平条约/美日共同安全条约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953 - 1961

7/3		
1953 年 7 月	签订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	+
1953 年 8 月	CIA 支持伊朗政变	+/-

表 3—续

1954 年 7 月	南越建立	+/-
1954 年 9 月	第一次台海危机	+
1955 年 5 月	北约东扩（西德）	+
1956 年 10 月	苏伊士运河危机	+
1957 年 3 月	罗马条约	+
1958 年 7 月	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	+
1958 年 8 月	第二次台海危机	+
1960 年 5 月	U-2 击坠事件	-

约翰·肯尼迪 1961 - 1963

5/3



1961 年 4 月	猪湾事件	-
1961 年 5 月	增派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到越南	-
1961 年 6 月	维也纳峰会	-
1961 年 10 月	柏林对抗	+
1962 年 10 月	古巴导弹危机	+
1961-1962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和平部队、进步联盟、粮食换和平计划建立	+
1963 年 6 月	柏林墙下的演说	+
1963 年 8 月	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	+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963 - 1969

3/1



1964 年 8 月	东京湾事件和部署美国军队到越南	-
1965 年 4 月	海军陆战队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	/

表 3—续

1967 年 6 月	肯尼迪回合结束	+
1967 年 10 月	外层空间条约	+
1968 年 7 月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理查德·M·尼克松 1969 - 1974		
4/3		
1969 年 3 月	入侵柬埔寨	-
1972 年 2 月	向中国敞开国门	+
1972 年 4 月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
1972 年 5 月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
1973 年 1 月	越南和平协议	+/-
1973 年 9 月	美国支持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变	+/-
1973 年 10 月	赎罪日战争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穿梭外交	+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1974 - 1977		
2/1		
1975 年 4 月	南越沦陷	-
1975 年 8 月	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	+
1975 年 11 月	第一届 G6（后来的 G7 和 G8）年度峰会在朗布依埃举行	+
吉米·卡特 1977 - 1981		
6/1		
1977 年 8 月	巴拿马运河条约	+
1979 年 1 月	在外交上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关系法	+
1979 年 3 月	戴维营协议	+

表 3—续



1979 年 6 月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1979 年 7 月	援助阿富汗圣战者	+
1979 年 12 月	北约双轨决定	+
1979 年 1 月 - 1981 年 1 月	国王的倒台和伊朗人质危机	-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1981 - 1989		
7/2		
1982 年 5 月	北约东扩（西班牙）	+
1982 年 8 月	海军陆战队兵营遭袭，美国从黎巴嫩撤军	-
1983 年 10 月	入侵格林纳达	+
1985 年 9 月	广场协议	+
1986 年 4 月	轰炸利比亚	+
1985 年 8 月 - 1987 年 3 月	伊朗门事件	-
1987 年 6 月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演讲	+
1987 年 12 月	中程导弹条约	+
1982-1987	增强军备和军控谈判	+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1989 - 1993		
8/0		
1989 年 12 月	介入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	+
1990 年 6 月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
1990 年 9 月	德国统一	+
1990 年 11 月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CFE）条约	+
1991 年 1 月	第一次海湾战争	+
1991 年 7 月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表 3—续

1991 年 10 月	马德里和会	+
1991 年 12 月	减少威胁合作计划	+

威廉·J·克林顿 1993 - 2001

8/2

1994 年 1 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1993 年 10 月 - 1994 年 3 月	黑鹰坠落事件和美国从索马里撤军	-
1994 年 4 月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
1994 年 4 月	乌拉圭回合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
1994 年 10 月	对海地进行军事干预	/
1994 年 10 月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	/
1993 年 9 月 - 1995 年	奥斯陆协定和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	+
1995 年 12 月	代顿和平协定和波斯尼亚内战结束	+
1998 年 11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
1999 年 3 月	科索沃空战和塞尔维亚撤军	+
1999 年 3 月	北约东扩（波兰、匈牙利、捷克）	+
1999 年 12 月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协议	+
2000 年 8 月	哥伦比亚计划	+

乔治·沃克·布什 2001-2009

2/4

2001 年 3 月	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
2001 年 9 月	9/11 恐怖袭击和入侵阿富汗	- / + / -
2002 年 6 月	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	/

表 3—续

2003 年 3 月	伊拉克战争	-
2003 年 5 月	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抗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倡议	+
2006 年 3 月	与印度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
2007 年 12 月	俄罗斯和北约暂停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
巴拉克·奥巴马 2009 - 2017		
2/2		
2011 年 2 月	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2011 年 3 月	北约介入利比亚	+/-
2012 年 8 月	叙利亚内战	-
2014 年 5 月	渥太华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
2015 年 7 月	伊朗核协议	/
2015 年 7 月	与古巴建立正常化外交	/
2016 年 2 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2016 年 11 月	巴黎气候协定	/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1 月	伊拉克和叙利亚反伊斯兰国运动	-/+
唐纳德·特朗普 2017 -		
1/5		
2017 年 1 月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2017 年 1 月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
2017 年 10 月	拉卡沦陷和伊斯兰国哈里发统治结束	+
2018 年 5 月	退出伊朗核协议	?
2018 年 7 月	与中国打贸易战	?

表 3—续

2019 年 6 月	签订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2019 年 10 月	美国军队从叙利亚东部撤军	-
2019 年 12 月	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
2020 年 1 月	解除地雷禁令	-
2020 年 3 月	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	?
2018 年 3 月 -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外交	?

一些人将衰退归咎于缺乏指导美国政策的大战略。托马斯·赖特 (Thomas Wright) 指出, “美国目前飘忽不定, 其未来角色的不确定性正在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 多米尼克·蒂尔尼 (Dominic Tierney) 将这种战略上的转向归因于缺乏苏联这样的存在主义对手, 他暗示中国或许会填补这一空白。另外一些作者认为, 冷战后的必胜心态导致美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对外政策, 随之而来的挫败导致其自信心的丧失。

问题在于他国家的崛起

还有一些评论人士指出, 美国的影响力受到的外部限制越来越多。“可以说, 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 乔·奈 (Joe Nye) 表示。查尔斯·库普坎 (Charles Kupchan) 认为, 世界秩序的变化显著表现为权力的广泛扩散, 以及削弱西方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多元现代性”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另一个有吸引力的极性, 从某些方面来看,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认为,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单极时代’的耻辱终结”。在西方决策者苦苦挣扎之际, 他们的信誉被破坏。” 另外还有些人指出, 技术创新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能力抵消传统的权力形式。“我

们可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 小国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将试图通过否认或惩罚来阻止美国”, T. X. 哈默斯 (T. X. Hammes) 写道。

综合以上所有因素

以上所有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全球权力平衡的转变似乎是最不充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 苏联实力的增长成为整个冷战期间推动美国取得对外政策成就的主要因素, 但这不能成为美国在全球力量缺失的一种说辞。自此, 中国是唯一一个最具实力的挑战者, 但这更多的是一个未来问题, 而无法解释过去 20 年美国政策接连失利的原因。9/11 事件、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维稳失败、伊朗核计划、经济大衰退、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 或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均无需对此承担责任。在美国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时, 中国甚至也没有造成阻碍。

对于美国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似乎是傲慢与随之而来的报应之间的经典循环。冷战的胜利促进美国产生一种全能意识, 这种全能意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成功、随后的巴尔干半岛平定以及普遍繁荣的经济而持续增强。由于受到 9/11 恐怖袭击, 加之随后的塔利班政府迅速倒台以及基地组织的四处扩

散，美国领导者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采取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伊拉克，并宣布有意把伊拉克变成中东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这些多重任务使美国的能力受到限制，不堪重负。没有哪一项任务完成得令人满意。相反，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并卷入到中东和北非地区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冲突中。伊拉克战争大大消耗了布什政府的精力、注意力和信誉。然后，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美国“非理性繁荣”的另一个产物。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政治谱系中的右派和左派出现民粹主义的苗头。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被再次吸收到两大党内部，使两党进一步分化。2016 年，一位以民粹主义、反建制和反全球主义为竞选纲领的非传统候选人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经历了从成功、自负、过度扩张、失败再到隐退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也说明了美国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是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削弱美国影响力的。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说明反应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越南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数比美国 21 世纪所有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这次战争最终并非以双方陷入僵局而告终，而是令美国失去了其一直为之争取的一切。那次失败还伴随着经济冲击，即 1973 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造成经济长期“滞胀”。然而，在那场失败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之后，美国的外交迅速恢复了势头。卡特 1976 年（也就是西贡失败后的一年）当选总统后曾短暂地采取紧缩政策，但在任期结束时，他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持久和平，使美国致力于波斯湾的防御，开始秘密支持阿富汗的反苏叛乱，获得欧盟同意部署核武器中程导弹，并重申人权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1980 年里根总统当选，美国又一次迎来了“早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巩固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扩大民

主；阻止侵略；进行削减核武器谈判；帮助解放了东欧、重新统一了德国，并赢得了冷战。

世界秩序受到质疑

虽然历史证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只是对其全球领导地位造成暂时性影响，但由于本世纪美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挫败，很多美国人开始对美国现代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则提出质疑，其中包括联盟的价值、民主的促进、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断演变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因此，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文章哀叹“美国世纪”过早消亡。“美国世纪”以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在美国主持下建立国际体系为开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取得了惊人的积极成效。1945 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小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经济周期即使没有消除，也得到了缓和。在随后的 70 年里，我们看到了经济几乎持续增长，从而大幅减少了全球贫困，使世界近一半的人口进入中产阶级。仅在过去三十年间，就有 10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全球儿童死亡率比同期下降 5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43%。脊髓灰质炎、麻风病、河盲症和象皮病等疾病正在减少，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趋势也在全球努力下发生扭转。寿命长的人口比例庞大，这在历史上实属为所未闻。

冠状病毒大流行似乎会破坏对世界秩序持有的乐观看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全球化之前，甚至在人们意识到地球是圆的之前，早在公元前 10000 年，天花就被埃及商人带到印度，直到 1980 年才被根除。14 世纪中期，黑死病袭击了欧洲和亚洲。1918 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仍然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全球有 5000 万人死亡，仅美国就有 67.5 万人死亡。往更近一些的时间，在更加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从 1976

年开始，多次爆发埃博拉病毒，2003 年爆发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2009 年爆发了猪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的再次爆发），2012 年爆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但没有哪一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能与之前的几次疫情相比。

过去二十年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放缓了其发展进度，甚至开始出现倒退。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取消签署”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议，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退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他的政府还终结了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能力，并威胁不续签限制美国和俄罗斯战略核武器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

关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管理全球秩序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不再是好好先生”来形容。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忙于维护国际体系和全球共同利益时，它的朋友和对手却在侵占美国市场，搭美国安全保障的便车，占尽不公平优势。因此，我们现在亟需针对美国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和西方安全架构的最庄严承诺进行重新协商，如果美国不能达成更好的协议，就放弃履行这些承诺。

美国对全球冠状病毒的反应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正如科尔·舍克（Kore Schake）所写，

特朗普没有领导国际合作应对，而是试图将疫情归咎于中国，之后又归咎于欧洲。美国也没有向其北约盟友发出有关其国家旅行禁令的警告。七国集团的线上会议是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而非特朗普的推动下举行的，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中国领导人在大国竞争中赢得很高的评价，他们在我们吝啬的地方慷慨大方。在外交上，我们连简单的事都没有做，比如通过广播声援其他正在抗击 COVID-19 疫情的国家，或者祝贺那些似乎已经摆脱疫情的国家。

在特朗普政府就任早期，总统当时的高级国家安全和经济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和加里·科恩（Gary Cohn）甚至坚持认为，“世界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个竞技场，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其中，通过竞争获得优势。”与这种霍布斯式的国际关系观相一致的是，特朗普总统一直在稳步地削弱战后秩序，首当其中的便是最初建立的合作基础，即以北约和欧盟为代表的跨大西洋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他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征收国家安全关税，对跨大西洋计划的持续关联性提出质疑，并针对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持久性提出质疑。特朗普扭转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外交政策，他对英国脱欧表示欢迎，并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美国就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时，积极鼓动德国效仿英国脱欧。

对全球化的抵制绝不仅限于美国。但鉴于美国一直是当前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力量，美国的倒行逆施将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也会受到无序状态的影响。如果对它放任自流，不进行持续的发展，它就会受到削弱并最终走向瓦解。1945 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前进动力的最重要来源。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表现足以担此重任。欧洲缺乏团结，无法提供一致的领导。中国可能一直在寻求这样做，但随着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更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是规范松弛、制度受到削弱以及大规模合作减少，为合作应对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也会提前功亏一篑。

美国反全球化的根源

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到自由的国际秩序对他们没起到作用，他们没有分享到国内和国际取得的任何进步。他们的观点很有道理。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放缓，有些人生活水平甚至

完全没有提高，这粉碎了人们在二战后 30 年繁荣期间设定的不断扩大繁荣的期望。

1980 年以来，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的分配极不均匀；最富有的那 1% 美国人比这个国家其余的人获得的多得多。他们是唯一一个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群体。剩下的前 10% (91 - 99%)，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同步。剩下 90% 美国人的表现不如这个国家。他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尽管大多数人仍取得了一定的绝对增长。

如果只看积累的财富而不是收入，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如今，美国最富有的那 0.1% 人口的财富积累达到了近一个世纪前“咆哮的二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 400 名美国人的总资产超过了最穷的 60%。事实上，最穷的 50% 美国人根本没有财富，因为他们欠的比他们拥有的多。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如果把政府转移支付和最近的工资和就业改善包括在内，就可以呈现出一幅更加积极的图景。也有人认为，近几十年来，即使价格下降，许多商品的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消费电子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绝不仅限于美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收入差距的扩大现在对世界上 70% 的人口造成影响。但如图 2 所示，在高收入差距和低社会流动性方面，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包容性发展指数”中，美国在 30 个发达国家中排名 23 位。“包容性发展指数”将收入、健康、贫困和可持续性发展等数据考虑在内。在该指数的所有因素中，美国在世界经济论坛所称的包容性类别中表现最差。“包容性类别”用于衡量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贫困程度。

文化焦虑也助长了反全球化趋势，但几十年的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社会现象，导致人们很难再去迎合“美国优先”这一立场的优越感，因为它否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并将所有的对外交易视为

狭隘的交易。“太长时间以来”，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一小群人在国家首都获得政府奖励，而普通民众却苦不堪言。”华盛顿一派繁荣，但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特朗普这番演讲的对象是那些觉得自己被甩在后面的核心选民。

疫情之后

乍看之下，冠状病毒大流行似乎会加速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建制和反全球化趋势。外交事务的撰稿者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为此类分析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一篇标题为“大流行病将加速而不是重塑历史：并非每次危机都是转折点”的文章中，他写道，“此次全球疫情及采取的应对措施揭示并进一步巩固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因此，这场危机与其说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世界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上一个驿站。”

哈斯语言将出现一个“后美国时代”，他指出，

早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出现急剧下降。由于美国不断陷入政治僵局，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因管理不善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阿片类药物泛滥等，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所代表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吸引力。面对新冠疫情，联邦政府反应迟缓、表现得手足无措，无法有效应对，这将使人们更加相信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

这种反乌托邦愿景太合理了。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对这一流行病的最初应对表现已经印证了哈斯提到的大多数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政策制定前后不一致、缺乏执行力与国际合作，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等。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及其职业联邦官僚机构都要为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反应迟缓负责，政治领导层的责任在于

对威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职业联邦官僚机构则是因为在最初的诊断测试中表现拙劣。结果，美国成为全球已知感染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该疫情还凸显了很多美国人面临的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大多数工人没有工作保障，因此也无法享有可靠的医疗服务。收入差距反映在新冠肺炎死亡率上，因为许多较贫穷的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拥挤不堪，无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美国最初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也证实了理查德·哈斯的悲观看法。美国官员试图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也没有向欧洲政府发出有关其国家旅行禁令的警告。尽管美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但却是由法国组织了一场线上 G7 峰会来讨论这次全球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合法移民进入美国。沙安·塔鲁尔 (Ishaan Tharoor) 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甚至没有几个政府指望美国能够发挥其领导力作用。”

然而到 2020 年夏天，新冠疫情可能还要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而经济的全面复苏更是遥遥不可期。国会和总统进行了罕见的两党合作，投入数十亿美元，为数百万没有保险的失业美国人口提供至少一个临时的社会保障网络。一旦疫情解除，民众一定会期望进一步扩展这些涉及民生的安排。民主党政客们一直在呼吁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一些共和党人也提出了收入差距的问题。“这次的疫情危机暴露出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的经济在危机爆发前基本面保持强劲，但民众收入差距过大，达到不可持续水平，多数人靠工资生活，面临家庭经济问题”，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Henry Paulson) 说道。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就如何构建社会做出了选择，他们选择将效率置于弹性之上，将金融收益置于普通大众投资之上，将个人财富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颁布了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制定了马歇尔计划。新冠疫情导致美国就业率下降，经济活动锐减，破坏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疫情造成的美国死亡人数超过 1945 年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争。疫情难道不会引起相对具有建设性的应对措施？也许，正如哈斯所预料的那样，“疫情将加速历史进程，而不是重塑历史”，但依据这一假设行事一定会大错特错。截至撰写本文时，我们对如何及何时解除疫情尚不清楚，经济恢复更是遥遥无期，美国将面临怎样的指责与赞誉，社会最终会做出什么结论，我们都无法预知。

怎样才能恢复美国影响力？

我们的分析指出，21 世纪美国影响力下降有多种原因。冷战后美国极力推行单极霸权主义，政客们傲慢自大。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更是助长了其这一狂妄自大的态度，到处扩张其军事影响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外交政策的挫败。这些挫败反过来又造成了地缘政治的收缩。2008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民众不再对国际经济政策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这些政策虽然为国家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增长，但却没有提高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削弱了美国推进全球和平与繁荣这一广泛目标的兴趣。如果美国不再提供全球商品，不再拥护普世价值，不再提供可供效仿的社会模型，那么它将失去激发信任和以身作则的能力。如果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推进政策的执行，则只会招来民声载道，怨声四起，最终导致民众为诸多不公平的要求奋起反抗。

多种原因需要多种补救措施。为了重获国际合作伙伴的自愿合作，美国领导人需要再次使美国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他们需要实行适当有效的治国方略，采取谨慎的政策，追求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们需确保在历届政府任期内政策的持续贯彻，因为即使在

一届总统任期内，持久的对外政策成绩也几乎很难得到巩固。

新冠疫情自然成为此次转变的开始。它是 21 世纪首次全球性危机。美国自 1945 年来首次未能作为全球领导者带领国际社会应对这场危机，但现在做也为时未晚。各国已经开始单独应对这一医疗卫生危机，但它们只能隐约预见到经济和金融危机即将到来，而我们也不得不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疫苗研制与分发，确保对下一波疫情做出更有效的应对，防止重返上一次全球大萧条后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避免使民众陷入贫困的生活窘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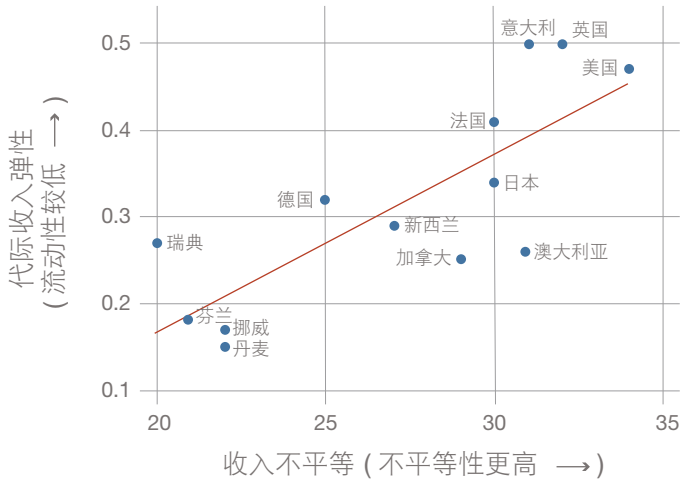
只有美国领导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而深厚的公众支持，美国在海外的领导地位才能得以维持。民调数据显

示，反全球化态度在少数美国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深刻。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过去半个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美国的盟国提供支持，并相信国际贸易对美国有利。在 2019 年的调查中，该委员会发现，70% 的美国人认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美国的未来是最好的。这一支持率接近芝加哥委员会调查 45 年历史的最高水平，不过，千禧一代的支持率明显弱于上一代。7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盟对美国的安全有帮助，87% 的美国人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只有 13% 的美国人认为它对美国经济有害。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贸易协定为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带来双赢。这些人包括大多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

然而，该委员会的民意调查衡量的是民意的程度，而不是民意的强度，因此，被动员和集中起来的少数派往往更能够制定出反对多数派并不坚定的首要选择的政策，而少数派的这能力往往会被低估。与民主党有联系的进步智库美国进步中心 (CAP) 最近的研究针对美国公众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做出了更为微妙和不那么积极的评价。CAP 调查发现，美国选民分为四种不同的群体。

其中，三分之一的美国属于我们所说的“特朗普民族主义”阵营。这个群体主要由共和党人和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的固定观众组成，但并不完全是，他们强烈支持将军费开支放在首位，强烈反对移民，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平衡这个民族主义阵营的是下面两类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持更开放态度的选民：“传统的国际主义者”和“全球活动家”。差不多五分之一的选民，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可以被称为“传统的国际主义者”。这些选民在一般意义上是最支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徒，也是最致力于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到 30% 的选民占据了我们所说的“全球活动家”阵

图 2
更多的不平等性与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相关



来源：Miles Corak,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7, No. 3, 2013. Used with permission.

营，这是一个高度民主、非常自由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这个群体强烈支持外交而不是军事行动，并且非常支持在气候变化、人权和贫困等问题上展开全球合作行动。最后一部分选民（略多于五分之一）构成了“外交政策脱离”阵营。这些选民特别年轻，受教育程度低，对国际发展不太关心，在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和想法上缺乏有力的观点。

CAP 研究发现，国际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合起来组成了美国选民的多数，但与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形成对比的是，并不是大多数。民族主义群体的规模略小于国际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总和，而不感兴趣和无知的人则形成了摇摆阵营。

这一分析对美国国际影响力恢复的前景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说服怀疑者，让他们相信，努力构建一个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其次，需要跨党派合作，这样才能实现公众对建设性国际参与的持续支持。如果没有跨党派合作，历届政府就会推翻政策，完全否认前总统的外交政策成就，这样美国将会永远坐实不可靠的负面评价，尽管现在已然如此。

附录美国 1945 - 2020 年间持久的外交政策成就和失败

表 A.1

成就和失败的完整注释列表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杜鲁门	联合国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组织的建立旨在解决大国之间的重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	1945 年 6 月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立。这些机构建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框架，促进全球经济朝向更稳定、繁荣的方向发展。	1945 年 12 月	+
	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军事援助。这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行动。美国承诺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亲西方政府。	1947 年 3 月	+
	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宣布独立以后，美国是第一个承认它的国家。	1947 年 5 月	+
	马歇尔计划。数十亿美元援助计划，用于帮助二战后的欧洲重建。	1947 年 6 月	+
	柏林空投。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为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杜鲁门总统下令向柏林空运食品和燃料。	1948 年 6 月	+
	北约成立。美国在西半球以外加入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军事联盟。	1949 年 4 月	+
	西德建立。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西德充当了西方联盟在欧洲的堡垒。	1949 年 5 月	+
	失去中国。美国未能调解中国内战。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成立。	1949 年 10 月	-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美国未能阻止朝鲜袭击，但迅速向韩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1950 年 6 月	-/+
	台海中立化。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企图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谓的中华民国之间发生冲突，有效地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1950 年 6 月	+
	日本和平条约和美日共同安全条约。日本与 48 个战时同盟国正式媾和。美国与日本建立了同盟关系。	1951 年 9 月	+

表 A. 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艾森豪威尔	签订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建立起一种不稳定但持久的和平局面。	1953 年 7 月	+
	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伊朗政变。推翻伊朗左派民选领导人，支持亲美君主上台，助长了持久盛行的反美情绪。	1953 年 8 月	+/-
	南越建立。美国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帮助吴廷琰建立后来的南越，以此巩固非共产主义政府，最终造成了代价高昂的承诺。	1954 年 7 月	+/-
	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和台湾地区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防中国大陆对当时所谓中华民国占据的台湾岛发起进攻。	1954 年 9 月	+
	北约东扩（西德）。标志着西德融入西方防御体系的最后一步。	1955 年 5 月	+
	苏伊士运河危机。此次事件明确表明，昔日的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地位已被美国取代。	1956 年 10 月	+
	罗马条约。美国支持建立欧洲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它与北约一道成为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1957 年 3 月	+
	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为阻止亲纳塞尔的军队夺取政权，艾森豪威尔派遣海军陆战队抵达黎巴嫩部队在黎巴嫩驻扎了三个月，只有一人死亡；美国外交官参加了黎巴嫩各派为解决政治冲突而举行的谈判。	1958 年 7 月	+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大陆进攻当时所谓的中华民国控制的台湾岛。艾森豪威尔派遣美军到台湾海峡。	1958 年 8 月	+
U-2 击坠事件。一架执行秘密任务的 U-2 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美国发表的封面声明谎言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揭穿。艾森豪威尔拒绝在巴黎向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道歉。两国之间刚刚出现的缓和关系局面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冷战加剧。	1960 年 5 月	-	
肯尼迪	猪湾事件。一群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和训练的古巴难民登陆古巴，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此次袭击失败，让肯尼迪总统给世人留下不堪一击、优柔寡断的形象。	1961 年 4 月	-
	增派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到越南。肯尼迪承诺美国将阻止共产主义者在越南接管政权，并向越南派遣了 400 名特种兵，这标志着美国参与战争的程度明显升级。	1961 年 5 月	-
	维也纳峰会。肯尼迪对于其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赫鲁晓夫的会面没有做好准备双方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的谈判失败。	1961 年 6 月	-

表 A. 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肯尼迪	柏林对抗。苏联要求从柏林撤出所有的武装力量。美国和苏联的坦克在市中心的边界对峙。随着东德柏林墙的修建，此次危机达到顶峰。	1961 年 10 月	+
	古巴导弹危机。这是一场为期 13 天的政治和军事对峙，原因是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武器导弹。最终导弹被撤回，这场危机让美国和苏联都清醒地意识到两国距离核战争有多近。	1962 年 10 月	+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和平部队、进步联盟、粮食换和平计划建立。建立了多个重要的美国软实力工具。	1961-1962	+
	“柏林墙下的演说”。肯尼迪强调了在柏林墙建成后，美国对西柏林的持久支持。	1963 年 6 月	+
	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的禁止在太空、水下和地球大气层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1963 年 8 月	+
约翰逊	东京湾事件和部署美国军队到越南。美国军舰遭到了两次明显的攻击，第二次实际上从未发生，但却促使约翰逊寻求国会授权，企图进一步扩大美国对越南冲突的介入。	1964 年 8 月	-
	海军陆战队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约翰逊为了阻止他所认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共产主义专政，派遣了美国军队来恢复该岛国的秩序。此次举动引发了拉丁美洲的强烈抗议，国会和公众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1965 年 4 月	/
	肯尼迪回合结束。这些全球贸易谈判导致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减少。	1967 年 6 月	+
	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止在天体上进行军事活动，并详细制定了关于和平探索和利用空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该条约代表了国际空间法的基本法律框架。	1967 年 10 月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防止核武器和技术扩散的多边协定。	1968 年 7 月	+
尼克松	入侵柬埔寨。尼克松授权秘密轰炸柬埔寨和美国入侵柬埔寨，切断北越对南部的补给线。这次入侵行动激怒了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他们指责尼克松非法扩大战争。	1969 年 3 月	-
	向中国敞开国门。尼克松访华是两国关系破冰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1972 年 2 月	+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生产所有种类的生物武器。	1972 年 4 月	+

表 A. 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尼克松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SALT) 和反弹道导弹条约SALT I 带来了限制战略导弹防御拦截系统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美国和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协议。	1972 年 5 月	+
	越南和平协议。达成了停火协议，并结束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直接军事介入。美国撤军，但并未遵守其他条款。	1973 年 1 月	+/-
	美国支持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变。推翻了一位伊朗左派民选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亲西方的专制独裁者。	1973 年 9 月	+/-
	赎罪日战争和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补给，阻止了苏联的介入，并参与到紧张的区域外交中。阿拉伯石油禁运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破坏。	1973 年 10 月	+
福特	南越沦陷。北越入侵南部，国会切断了美国的援助，南方崩溃，数百万难民逃离。	1975 年 4 月	-
	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巩固了欧洲的缓和局势，并成为东欧的人权集结点。	1975 年 8 月	+
	第一届 G6 (后来的 G7 和 G8) 年度峰会在朗布依埃举行。各国领导人会晤，商讨如何应对全球油价飙升和随后的金融动荡；这些峰会已发展成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的商讨的一个论坛。	1975 年 11 月	+
卡特	巴拿马运河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从而消除了对美国西半球关系的不利的因素，并确保了这条全球航道的持续畅通。	1977 年 8 月	+
	在外交上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还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提供了框架。	1979 年 1 月	+
	戴维营协议。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缔结的和平条约确立了框架。	1979 年 3 月	+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战略进攻性武器系统制定了广泛的限制；该条约从未得到批准但被有效地遵守。	1979 年 6 月	+

表 A. 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卡特	援助阿富汗圣战者。卡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授权对圣战者提供致命和非致命援助。这种抵抗最终迫使他们撤退。	1979 年 7 月	+
	北约双轨决定。苏联部署针对欧洲的 SS-20 中程导弹。北约通过了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力量和协商相互限制的双轨决定。	1979 年 12 月	+
	伊朗国王的垮台和伊朗人质危机。伊朗国王的垮台引发了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52 名美国人被扣押了 444 天。这场危机对美伊关系和区域稳定性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1979 年 1 月 - 1981 年 1 月	-
里根	北约东扩（西班牙）。西欧的最后一个独裁政权垮台，北约增加了一个民主国家。	1982 年 5 月	+
	海军陆战队兵营遭袭/美国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在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时杀害了 241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导致他们匆忙撤离。	1982 年 8 月	-
	入侵格林纳达。里根以格林纳达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对在格林纳达的美国公民构成威胁为由，下令进行军事干预，导致格林纳达迅速发生政权更迭，美国提前撤军。	1983 年 10 月	+
	广场协议。美国与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签署的协议，结束了美元的过高估值。这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协调汇率政策最有效的例子。	1985 年 9 月	+
	轰炸利比亚。里根授权针对恐怖分子在西柏林制造的爆炸事件对利比亚进行报复性空袭。	1986 年 4 月	+
	伊朗门事件。美国官员开始秘密向伊朗出售美国军事装备，以换取在黎巴嫩被劫持的人质。而销售所得被非法输送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判重罪。	1985 年 8 月 - 1987 年 3 月	-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演讲。发表这次演讲的地方距离柏林墙大约 100 码，是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次大胆挑战，以此证明自己改革苏联政府政策的严肃态度。	1987 年 6 月	+
	中程导弹条约。该条约规定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所有中程核武器。	1987 年 12 月	+
增强军备/战略防御计划，引发美苏军控谈判里根的大规模军备增强计划将苏联拖入一场无力承受的军备竞赛中，最终双方就此成功进行了军控谈判。	1982-1987	+	
布什（第 41 任）	介入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推翻了曼纽尔·诺列加的政权，将他以毒品走私罪送入了联邦监狱，并恢复了民主政府。	1989 年 12 月	+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并要求销毁化学武器库存。	1990 年 6 月	+

表 A. 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布什（第 41 任）	德国统一。布什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联手实现了德国在北约内部的和平统一。	1990 年 9 月	+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规模和位置设置限制。	1990 年 11 月	+
	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领导国际联盟驱逐了伊拉克军队，解放了科威特。	1991 年 1 月	+
	削减战略武器（START）条约。将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削减了三分之一。	1990 年 7 月	+
	马德里和会。美国与苏联和西班牙在马德里共同发起了一次促进中东和平的会议。	1991 年 10 月	+
	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保障和拆除前苏联非俄罗斯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	1991 年 12 月	+
克林顿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北美三个主要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1994 年 1 月	+
	黑鹰坠落事件和美国从索马里撤军。此事件一开始是布什政府的人道主义任务，后来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演变成一项国家重建行动，但显然美国和联合国就此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在摩加迪沙交火中，18 名美军牺牲，克林顿随后从索马里撤军。	1993 年 10 月 – 1994 年 3 月	-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未能帮助组织有效的国际力量来制止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1994 年 4 月	-
	乌拉圭回合结束，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在布什（第 41 任）任期内进行谈判，但在克林顿任期内完成。削减了三分之一的工业关税，减少了农业保护，并建立了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并取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系。	1994 年 4 月	+
	对海地进行军事干预。恢复了民选总统的权力，但效果并不持久。十年后，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国际介入。	1994 年 10 月	/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与朝鲜的第一项核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同意停止生产钚并冻结其核项目。布什政府后来发现朝鲜在秘密实施钚浓缩计划，随后美国退出该协议。	1994 年 10 月	/

表 A.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奥斯陆协定和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国，而以色列也允许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有限的自治。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结束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战争状态。约旦和以色列的和平得以维持，但是奥斯陆协定并没有进一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分歧。	1993 年 9 月 - 1995 年 9 月	+
	代顿和平协定和波斯尼亚内战结束。结束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战争。北约派遣了一支维和部队来执行该协定的规定。	1995 年 12 月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克林顿签署了第一个要求各国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该条约未获国会批准；后来，布什政府退出。	1998 年 11 月	/
	科索沃空战和塞尔维亚撤军。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结束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镇压。北约维和部队取代了撤离的塞尔维亚军队。	1999 年 3 月	+
	北约东扩（波兰、匈牙利、捷克）。这是北约首次吸纳前苏联阵营成员国。	1999 年 3 月	+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协议。美国帮助促成北爱尔兰和平。	1999 年 12 月	+
	哥伦比亚计划。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 3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界普遍认为，这笔援助增强了哥伦比亚政府限制并最终通过谈判结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叛乱的能力。	2000 年 8 月	+
布什（第 43 任）	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什宣布，美国将不会执行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该协议对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并且导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负担过重。	2001 年 3 月	-
	9/11 事件和入侵阿富汗。美国未能阻止一场毁灭性的突然袭击，虽然其迅速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但未能稳定该国局势，导致反叛乱运动迟迟未能结束。	2001 年 9 月	- /+/-
	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建立尚未得到证实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布什要求美国退出了这项条约。	2002 年 6 月	/
	伊拉克战争。美国基于错误的情报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却无法保障该国的安全，并进一步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	2003 年 3 月	-
	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抗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倡议。美国提出的解决非洲艾滋病危机的倡议。	2003 年 5 月	+

表 A.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布什（第 43 任）	与印度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暂停销售核燃料和反应堆部件的禁令，作为交换条件，印度将其民用和军用核项目分开。该协议为美国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制衡中国带来可能性。	2006 年 3 月	+
	俄罗斯和北约暂停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俄罗斯在 2007 年基本暂停实施 CFE 条约。奥巴马政府未能解决这一争端；2011 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也停止履行其中的某些义务。	2007 年 12 月	-
奥巴马	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战略核系统削减了三分之一。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让这项条约失效。	2011 年 2 月	+
	北约介入利比亚。由北约领导、联合国批准的一项联军空袭行动保护了利比亚平民，并导致卡扎菲政权垮台，但由于几乎没有采取后续行动，该国再次陷入内战。	2011 年 3 月	+/-
	叙利亚内战。美国未能阻止叙利亚长期冲突的进程，甚至对该冲突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2012 年 8 月	-
	渥太华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美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该《禁止地雷条约》，朝鲜半岛未加入该条约。特朗普进一步削弱了该条约的限制。	2014 年 5 月	/
	伊朗核协议。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敏感的核活动，并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伊朗，以换取解除部分经济制裁。特朗普政府后来退出了这项协议。	2015 年 7 月	/
	与古巴建立正常化外交。奥巴马下令恢复与古巴的全面外交关系。后来特朗普政府让美国与古巴开放建交所作出的大部分工作付之东流。	2015 年 7 月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奥巴马结束了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该协定从未提交给国会，特朗普政府后来退出了这项协定。	2016 年 2 月	/
巴黎气候协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纳该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特朗普政府随后宣布美国将退出该协议。	2016 年 11 月	/	

表 A.1—续

政府	外交事件	日期	评判
	伊拉克和叙利亚反伊斯兰国 (ISIS) 运动。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军以及叙利亚内战开始后, 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得以重新组建为伊斯兰国, 并向巴格达的城门进军。美国军队返回伊拉克, 帮助击退了伊斯兰国的入侵。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1 月	- /+
特朗普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剩下的 TPP 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该协定, 中国获得各国对其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支持, 该贸易区将包括美国的所有地区盟友。	2017 年 1 月	-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总统开始采取措施退出该协定。	2017 年 1 月	-
	拉卡沦陷/伊斯兰国哈里发统治结束。特朗普成功消灭了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占领。	2017 年 10 月	+
	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2018 年 5 月	?
	与中国打贸易战。美国对一系列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以期改善贸易平衡, 遏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采取同样的对等措施予以反击。	2018 年 7 月	?
	签订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适度改进, 主要是增加了新一级保护。	2019 年 6 月	/
	美国军队从叙利亚东部撤军。特朗普下令美军撤离, 为土耳其攻击美国的库尔德盟友、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力以及 ISIS 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机会。	2019 年 10 月	-
	阻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开始阻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法庭的所有新任命, 使得该法庭无法做出有约束力的裁决。	2019 年 12 月	-
	解除地雷禁令。特朗普政府解除了美国军方在朝鲜半岛以外使用杀伤性地雷的禁令。	2020 年 1 月	-
	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和塔利班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 为美国撤军和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了一个时间表。	2020 年 3 月	?
	与朝鲜进行核外交。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三次私人会晤, 讨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 但迄今未见成效。	2018 年 3 月至今	?

表 A. 2

历届政府成就和每十年的成就

政府	+
杜鲁门	11
艾森豪威尔	7
肯尼迪	5
约翰逊	3
尼克松	4
福特	2
卡特	6
里根	7
布什（第 41 任）	8
克林顿	8
布什（第 43 任）	2
奥巴马	2
特朗普	1
十年期	+
1945 - 1949	8
1950 年代	10
1960 年代	8
1970 年代	12
1980 年代	8
1990 年代	15
2000 年代	2
2010 年代	3

筆記

- ^{<1>} Sonia Winter, “Europe: The Marshall Plan— ‘The Most Unsoordid Act in History,’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May 26, 1997.
- ^{<2>} 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3, 2011.
- ^{<3>} Charles A. Kupchan,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Why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End of Dominance,” The Atlantic, March 20, 2012b.
- ^{<4>} Aaron David Miller and Richard Sokolsky, “U.S. Democracy Promotion: Aim Lower,”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 2016.
- ^{<5>} “America’s Global Influence Has Dwindled Under Donald Trump,” The Economist, November 9, 2017; Fareed Zakaria, “The Decline of U.S. Influence is the Great Global Story of Our Ag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17; Roger Cohen, “Trump Fast-Forwards American Declin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9.
- ^{<6>} Hal Brands, “Coronavirus Is China’s Chance to Weaken the Liberal Order,” Bloomberg News, March 16, 2020.
- ^{<7>} Ruchir Sharma, “The Comeback Nation: U.S. Economic Supremacy Has Repeatedly Proved Declinists Wro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0.
- ^{<8>} Sharma, 2020.
- ^{<9>}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Grows to \$1.8 Trillion in 2018,” press release, Stockholm, April 29, 2019.
- ^{<10>} As part of its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Pew conducts worldwide public opinion surveys that encompass a broad array of subjects, ranging from people’s assessments of their lives to their views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world and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da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2, the project has conducted over 500,000 interviews in 64 countries. Pew does not ask each question in every country each year, making it difficult to track survey results over time in some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database, undated-a.
- ^{<11>} Noah Barkin, “In the Post-Pandemic Cold War, America Is Losing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y 19, 2020.
- ^{<12>} Robert Kagan, “The Cost of American Retreat,”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2018.
- ^{<13>} Walter Russell Mead, “A Debate on America’s Role—25 Years Lat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2, 2017.
- ^{<14>} Richard Fontain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s Washington’s Top Priority—but Not the Public’s: China and Russia Don’t Keep Most Americans Awake at Nigh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9, 2019; Harry Krejsa, Heartland Security: Global Engagement Once Fueled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and Can Agai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February 2018.
- ^{<15>} Kenneth A. Schultz, “Perils of Polarization for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4, Winter 2018.
- ^{<16>} Stephen M. Walt, “America’s Polarization Is a Foreign Policy Problem, Too,” Foreign Policy, March 11, 2019.
- ^{<17>} James Goldgeier and Elizabeth N. Saunders, “The Unconstrained Presidency: Checks and Balances Eroded Long Before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8; Daniel W. Drezner, “This Time Is Different: Why U.S. Foreign Policy Will Never Recove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3, May/June 2019.
- ^{<18>} William Burns, The Backchannel: A Memoir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ase for Its Renew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9; Monica Duffy Toft, “The Dangerous Rise of Kinetic Diplomacy,” War on the Rocks, May 14, 2018.
- ^{<19>} Doug Bandow,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The Albright Doctrin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 2019.
- ^{<20>} Howard Berman, Paula Dobriansky, Sue Eckert, Kimberly Ann Elliot, David Goldwyn, Peter Harrell, Theodore Kassinger, George Lopez, Richard Nephew, Stephen Rademaker, Frederick Reynolds, Elizabeth Rosenberg, Daleep Singh, Julianne Smith, Adam Szubin, Juan Zarate, and Rachel Ziemba, Maintaining America’s Coercive Economic Strengt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9.
- ^{<21>} John Schuessler and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Making Grand Strategy Grand Again,”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5, 2018; William C. Martel, Grand Strate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ed for an Effectiv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50.
- ^{<22>} Thomas Wright, “Should America Power Down?” American Interest, August 14, 2015.

- ^{<23>} Dominic Tierney, “Does America Need an Enemy?”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9, 2016; Janan Ganesh, “A Common Enemy Could Heal the US Partisan Divid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19.
- ^{<24>} Philip Stephens,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0, 2019; Fred Kaplan, “The Berlin Wall’s Fall 30 Years Ago Doesn’t Mean What It Used to,” *Slate*, November 8, 2019.
- ^{<25>} Joseph S. Nye, Jr., “Where in the World Are We?”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Vol. 40, Spring 2016.
- ^{<26>} Charles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a.
- ^{<27>} Martin Wolf,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 ^{<28>} T. X. Hamme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in R. D. Hooker, Jr., ed., *Charting a Course: Strategic Choice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0.
- ^{<29>} Irrational exuberance is a phrase originally used by the then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See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Banking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t the Annual Dinner and Francis Boyer Lecture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December 5, 1996.
- ^{<30>} 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2, 2009.
- ^{<31>} For how the \$1.90 global poverty line became standard, see World Bank, “FAQs: Global Poverty Line Update,” webpage, September 30, 2015.
- ^{<32>}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Group for Child Mortality Estimation, *Levels and Trends in Child Mortality: Report 2018*,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8.
- ^{<33>} Leontine Alkema, Doris Chou, Daniel Hogan, Sanqian Zhang, Ann-Beth Moller, Alison Gemmill, Doris Ma Fat, Ties Boerma, Marleen Temmerman, Colin Mathers, and Lale Say,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Between 1990 and 2015, with Scenario-Based Projections to 2030: A Systematic Analysis by the UN Maternal Mortality Estimation Inter-Agency Group,” *The Lancet*, Vol. 387, 2016.
- ^{<34>} Nicholas Kristof, “This Has Been the Best Year Ev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9.
- ^{<35>} Brenda J. McEleney, *Smallpox: A Primer*, U.S. Air Force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Future Warfare Series No. 9,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undated.
- ^{<36>} “Black Death,” *History.com*, September 17, 2010.
- ^{<37>} Douglas Jordan, “The Deadliest Flu: The Complete 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1918 Pandemic Virus,” webpag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ndated.
- ^{<3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ease Outbreaks,” webpage, undated.
- ^{<39>} Ana Swanson, “Trump Cripples W.T.O. as Trade War Rag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9.
- ^{<40>} Arshad Mohammed and Jonathan Landay, “U.S. Congress Pressures Trump to Renew Russia Arms Control Pact,” *Reuters*, December 17, 2019.
- ^{<41>} David E. Sanger, “For Trump, a New Crisis and a Familiar Response: It’s China’s Fault, and Europ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20.
- ^{<42>} H. R. McMaster and Gary Cohn, “America First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0, 2017.
- ^{<43>} Keith Johnson, “Europe Is the New Front in Trump’s Trade War,”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3, 2020; Zachary Cohen, Michelle Kosinski, and Barbara Starr, “Trump’s Barrage of Attacks ‘Beyond Belief,’ Reeling NATO Diplomats Say,” *CNN*, July 12, 2018.
- ^{<44>} Mark Landler, “Trump, the Insurgent, Breaks with 70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7.
- ^{<45>}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3, No. 2, 2018.
- ^{<46>} Andrew Keshner, “America’s 1% Hasn’t Had This Much Wealth Since Just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Watch*, February 24, 2019.
- ^{<47>}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line database, undated.
- ^{<48>} Michael Strain, *The American Dream Is Not Dead (but Populism Could Kill It)*,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20.

<4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1, 2020.

<50>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ebpage, January 22, 2018.

<51> Donald J. Trump, “The Inaugural Addres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17.

<52> Richard Haass, “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 Not Every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April 7, 2020.

<53> Ishaan Tharoor, “Outbreak Makes Clear the Steady Decline of American Prestig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20.

<54> Henry M. Paulson, Jr., “Seven Principles for a Post-Coronavirus Econom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2020.

<55> Marco Rubio, “We Need a More Resilient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20.

<56> Haass, 2020.

<57> Trevor Thrall, Dina Smeltz, Erik Goepner, Will Ruger, and Craig Kafura, The Clash of Gen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iews, Chicago, Ill.: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5, 2018.

<58> Dina Smeltz, Ivo Daalder, Karl Friedhoff, Craig Kafura, and Brendan Helm, Rejecting Retreat, Chicago, Ill.: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6, 2019.

<59> John Halpin, Brian Katulis, Peter Juul, Karl Agne, Jim Gerstein, and Nisha Jain, America Adrift: How the U.S. Foreign Policy Debate Misses What Voters Really Wan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5, 2019.

<60> Halpin et al., 2019.

参考文献

- Alkema, Leontine, Doris Chou, Daniel Hogan, Sanqian Zhang, Ann-Beth Moller, Alison Gemmill, Doris Ma Fat, Ties Boerma, Marleen Temmerman, Colin Mathers, and Lale Say,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Between 1990 and 2015, with Scenario-Based Projections to 2030: A Systematic Analysis by the UN Maternal Mortality Estimation Inter-Agency Group,” *The Lancet*, Vol. 387, 2016, pp. 462 - 474.
- “America’s Global Influence Has Dwindled Under Donald Trump,” *The Economist*, November 9, 2017.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1/09/americas-global-influence-has-dwindled-under-donald-trump>
- Bandow, Doug,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The Albright Doctrin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understanding-failure-us-foreign-policy-albright-doctrine-60477>
- Barkin, Noah, “In the Post-Pandemic Cold War, America Is Losing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y 19, 2020. As of June 24,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19/coronavirus-pandemic-europe-opinion-polls-united-states-china-losing/>
- Berman, Howard, Paula Dobriansky, Sue Eckert, Kimberly Ann Elliot, David Goldwyn, Peter Harrell, Theodore Kassinger, George Lopez, Richard Nephew, Stephen Rademaker, Frederick Reynolds, Elizabeth Rosenberg, Daleep Singh, Julianne Smith, Adam Szubin, Juan Zarate, and Rachel Ziemba, *Maintaining America’s Coercive Economic Strengt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maintaining-americas-coercive-economic-strength>
- “Black Death,” *History.com*, September 17, 201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middle-ages/black-death>
- Brands, Hal, “Coronavirus Is China’s Chance to Weaken the Liberal Order,” *Bloomberg News*, March 16, 202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3-17/coronavirus-is-making-china-s-model-look-better-and-better>
- Burns, William, *The Backchannel: A Memoir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ase for Its Renew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9.
- Cohen, Roger, “Trump Fast-Forwards American Declin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8/opinion/trump-putin-william-burns.html>
- Cohen, Zachary, Michelle Kosinski, and Barbara Starr, “Trump’s Barrage of Attacks ‘Beyond Belief,’ Reeling NATO Diplomats Say,” *CNN*, July 12,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cnn.com/2018/07/11/politics/trump-nato-diplomats-reaction/index.html>
- Corak, Miles,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7, No. 3, 2013.
- Drezner, Daniel W., “This Time Is Different: Why U.S. Foreign Policy Will Never Recove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3, May/June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4-16/time-different>
- Fontaine, Richar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s Washington’s Top Priority—but Not the Public’s: China and Russia Don’t Keep Most Americans Awake at Nigh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9,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9-09/great-power-competition-washingtons-top-priority-not-publics>
- Ganesh, Janan, “A Common Enemy Could Heal the U.S. Partisan Divid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cf4eafc4-1e69-11e9-b126-46fc3ad87c65>
- Goldgeier, James, and Elizabeth N. Saunders, “The Unconstrained Presidency: Checks and Balances Eroded Long Before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8-14/unconstrained-presidency>
- Haass, Richard, “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 Not Every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April 7, 2020.

Halpin, John, Brian Katulis, Peter Juul, Karl Agne, Jim Gerstein, and Nisha Jain, *America Adrift: How the U.S. Foreign Policy Debate Misses What Voters Really Wan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5, 2019. As of June 26, 2020: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19/05/05/469218/america-adrift/>

Hammes, T. X., “The Future of Conflict,” in R. D. Hooker, Jr., ed., *Charting a Course: Strategic Choice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36.

Johnson, Keith, “Europe Is the New Front in Trump’s Trade War,”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3, 202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1/23/europe-new-front-trump-trade-war-davos-wef/>

Jordan, Douglas, “The Deadliest Flu: The Complete 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1918 Pandemic Virus,” webpag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ndated.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reconstruction-1918-virus.html>

Kagan, Robert, “The Cost of American Retreat,”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ost-of-american-retreat-1536330449>

Kaplan, Fred, “The Berlin Wall’s Fall 30 Years Ago Doesn’t Mean What It Used to,” *Slate*, November 8,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9/11/berlin-wall-30th-anniversary-optimism-reconsidered-authoritarianism.html>

Keshner, Andrew, “America’s 1% Hasn’t Had This Much Wealth Since Just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Watch*, February 24,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its-been-almost-a-100-years-since-the-americas-1-had-so-much-wealth-2019-02-11>

Krejsa, Harry, *Heartland Security: Global Engagement Once Fueled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and Can Agai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February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heartland-security>

Kristof, Nicholas, “This Has Been the Best Year Ev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28/opinion/sunday/2019-best-year-poverty.html>

Kupchan, Charles A.,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a.

———,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Why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End of Dominance,” *The Atlantic*, March 20, 2012b.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3/the-decline-of-the-west-why-america-must-prepare-for-the-end-of-dominance/254779/>

Landler, Mark, “Trump, the Insurgent, Breaks with 70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7.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8/us/politics/trump-world-diplomacy.html>

Martel, William C., *Grand Strate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ed for an Effectiv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McEleney, Brenda J., *Smallpox: A Primer*, U.S. Air Force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Future Warfare Series No. 9,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undated.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Apr/11/2002115474/-1/-1/0/09SMALLPOX.PDF>

McMaster, H. R., and Gary Cohn, “America First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0, 2017.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first-doesnt-mean-america-alone-1496187426>

Mead, Walter Russell, “A Debate on America’s Role—25 Years Lat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2, 2017.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bate-on-americas-role25-years-late-1495493024>

Miller, Aaron David, and Richard Sokolsky, “US Democracy Promotion: Aim Lower,”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 2016. As of April 9, 2020: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6/02/us-democracy-promotion-aim-lower/>

Mohammed, Arshad, and Jonathan Landay, “U. S. Congress Pressures Trump to Renew Russia Arms Control Pact,” Reuters, December 17,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mobile.reuters.com/article/amp/af/idUSKBN1YL2LY>

Mueller, John,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2, 2009, pp. 297 – 321.

Nye, Joseph S., Jr., “Where in the World Are We?”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Vol. 40, Spring 2016.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democracyjournal.org/magazine/40/where-in-the-world-are-we/>

Paulson, Henry M., Jr., “Seven Principles for a Post-Coronavirus Econom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2020.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database, undated-a.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about>

———,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Confidence in the U.S. President,” webpage, undated-b.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indicator/6>

———,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Op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ebpage, undated-c.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indicator/1>

———, “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 webpage, December 2002.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02/12/04/what-the-world-thinks-in-2002/>

———,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Topline Data), Washington, D.C., June 2003.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03/06/03/views-of-a-changing-world-2003/>

Piketty, Thomas,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3, No. 2, 2018, pp. 553 – 609.

Poushter, Jacob, and Christine Huang, *Climate Change Still Seen as the Top Global Threat, but Cyberattacks a Rising Concer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0, 2019.

Rachman, Gideo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3, 2011.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1/03/think-again-american-decline/>

Rubio, Marco, “We Need a More Resilient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20. As of June 3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0/opinion/marco-rubio-coronavirus-economy.html>

Sanger, David E., “For Trump, a New Crisis and a Familiar Response: It’s China’s Fault, and Europ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2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2/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europe-allies.html>

Schuessler, John, and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Making Grand Strategy Grand Again,”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5,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making-grand-strategy-grand-again-26796>

Schultz, Kenneth A., “Perils of Polarization for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4, Winter 2018, pp. 7 – 28.

Sharma, Ruchir, “The Comeback Nation: U.S. Economic Supremacy Has Repeatedly Proved Declinists Wro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3-31/comeback-nation>

Smeltz, Dina, Ivo Daalder, Karl Friedhoff, Craig Kafura, and Brendan Helm, *Rejecting Retreat*, Chicago, Ill.: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6, 2019. As of June 26, 2020: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lcc/rejecting-retreat>

Stephens, Philip,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0,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bea748d2-fa5c-11e9-a354-36acbbb0d9b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Grows to \$1.8 Trillion in 2018,” press release, Stockholm, April 29,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9/world-military-expenditure-grows-18-trillion-2018>

Strain, Michael, *The American Dream Is Not Dead (but Populism Could Kill It)*,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20.

Swanson, Ana, “Trump Cripples W.T.O. as Trade War Rag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8/business/trump-trade-war-wto.html>

Tharoor, Ishaan, “The Pandemic and the Waning of American Prestig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2020.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Banking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t the Annual Dinner and Francis Boyer Lecture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December 5, 1996.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1996/19961205.htm>

Thrall, Trevor, Dina Smeltz, Erik Goepner, Will Ruger, and Craig Kafura, The Clash of Gen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iews, Chicago, Ill.: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5, 2018. As of June 30, 2020: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clash-generations-intergenerational-change-and-american-foreign-policy-views>

Tierney, Dominic, “Does America Need an Enemy?”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9, 2016.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es-america-need-enemy-18106>

Toft, Monica Duffy, “The Dangerous Rise of Kinetic Diplomacy,” War on the Rocks, May 14,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05/the-dangerous-rise-of-kinetic-diplomacy/>

Trump, Donald J., “The Inaugural Addres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17. As of July 3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1, 2020.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orld-social-report/2020-2.html>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Group for Child Mortality Estimation, Levels and Trends in Child Mortality: Report 2018,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mortality/child-mortality-report-2018.asp>

Walt, Stephen M., “America’s Polarization Is a Foreign Policy Problem, Too,” Foreign Policy, March 11, 201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1/americas-polarization-is-a-foreign-policy-problem-too/>

Winter, Sonia, “Europe: The Marshall Plan— ‘The Most Unsordid Act in History,’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May 26, 1997. As of July 12, 2020: <https://www.rferl.org/a/1084820.html#:~:text=British%20statesman%20Winston%20Churchill%20called,self%20interest%20in%20history.%22>

Wolf, Martin,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c6c5bd36-0c0c-11de-b87d-0000779fd2ac>

World Bank, “FAQs: Global Poverty Line Update,” webpage, September 30, 2015. As of April 9, 2020: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brief/global-poverty-line-faq>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ebpage, January 22, 2018.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inclusive-development-index-20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ease Outbreaks,” webpage, undated. As of April 9, 2020: <http://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en/>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line database, undated.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id.world/>

Wright, Thomas, “Should America Power Down?” American Interest, August 14, 2015.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5/08/14/should-america-power-down/>

Zakaria, Fareed, “The Decline of U.S. Influence Is the Great Global Story of Our Ag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17. As of April 9,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the-decline-of-us-influence-is-the-great-global-story-of-our-times/2017/12/28/bfe48262-ebf6-11e7-9f92-10a2203f6c8d_story.html

核心观点概述

作者追溯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情况，探讨了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扭转这种趋势的方法。本文认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单极状态滋生了美国狂妄自大的心态，而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后，这种心态导致美国采取过度扩张政策，从而深陷泥潭。而这又导致美国采取地缘政治紧缩政策。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人对国际经济政策不再抱有幻想——这些政策虽然带来了美国 and 全球经济增长，但未能提升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了重新获得国际伙伴的合作意愿，美国领导人需要再次将美国的利益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协调一致，实行强有力的治国之道，采取谨慎的政策，追求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向外界展示历届政府政策的连续性。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发起，并在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NSRD）的国际安防政策中心（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执行。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门运营着国防研究所（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NDRI），这是一家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统一作战司令部、海军、海军陆战队、国防机构以及国防情报企业赞助的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

有关国际安防政策中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rand.org/nsrd/isdp或联系该中心主任（联系信息详见网页）。

作者简介

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是兰德外交与安全特聘主席，著有《外交服务：美国外交前线五十年》（Foreign Service: Five Decades on the Frontlines of American Diplomacy）一书。

加布里埃尔·塔里尼（Gabrielle Tarini）是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安全合作、欧洲安全和北约组织以及冲突与稳定。她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关系学硕士学位。

阿里·韦恩（Ali Wyne）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也是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的非常驻研究员。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常任成员、大卫·洛克菲勒创建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成员以及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的安全研究员。

限量印刷和电子发行权

本文件和其中所含的商标受法律保护。本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兰德公司所有，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在网上发布本作品。本文件仅允许个人复制使用，但不得擅自修改和删节。未经许可，不得复制或任何其他形式将兰德公司的任何研究文献用于商业用途。有关翻印和链接授权的信息，请登录www.rand.org/pubs/permissions.html查询。

兰德公司是一家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帮助全世界的社区获得更加安全、稳定、健康和繁荣的未来。兰德公司是致力于公益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

兰德公司的出版物未必代表其研究客户和赞助商的观点。

RAND® 是一个注册商标

有关本出版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and.org/t/PEA232-1

© 2020 兰德公司



www.rand.org